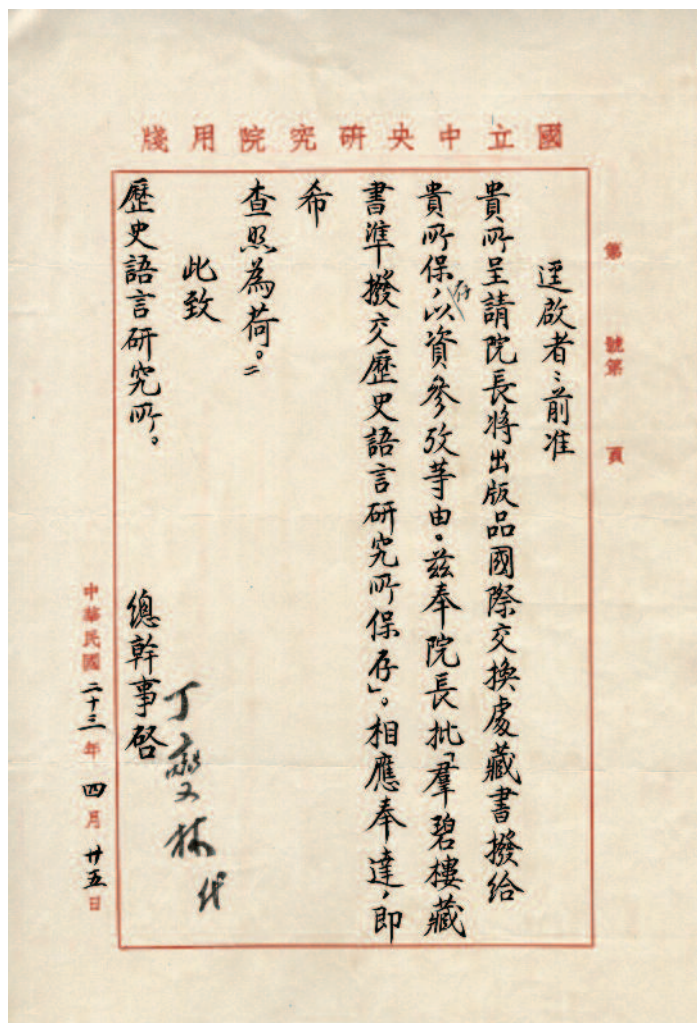


——一頁滄桑史——

談羣碧樓藏書



圖一：一九三四年中研院代理總幹事丁懋林覆史語所函

湯蔓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19 期 2009.6

一九三四年國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與教育部商定，將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業務移交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接辦。^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傅斯年所長特呈請蔡元培（字子民，1868-1940）院長，「原在總辦事處所藏文史學書籍如羣碧樓藏書之類，與本所工作有關者甚多，擬請院長批准撥給本所收藏」，^②隨獲院方覆函同意將羣碧樓藏書撥交史語所保存。^③這批書是清末民初藏書家鄧邦述「羣碧樓」部分舊藏，共431部5,135冊。是一九二八年「大學院」時期，^④蔡元培院長動用大學院「本部臨時費」所購入的，^⑤這批書的入藏，大大提昇了史語所古籍善本的收藏質量。（見圖一）

本文將介紹鄧氏羣碧樓舊藏的來源故實，及其入藏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簡稱「傳圖」）的經過。並以《羣碧樓善本書錄》^⑥（以下簡稱「《羣目》」）與鄧氏舊藏原書手書題跋相比勘，扼要介紹題跋內容，冀由題跋文字，更加認識鄧邦述愛書、護書、讀書之用心。

一、鄧邦述其人

鄧邦述（1868-1939），字孝先，號雙漚、正闇、羣碧翁，江蘇江寧人。出身金陵望族，明崇禎末先祖鄧旭（1609-1683）自壽州遷金陵，遂為江寧人。鄧旭，清順治四年（1647）成進士，居萬竹園，有青藜閣藏書，著有《林屋詩集》。曾祖父兩廣總督鄧廷楨（1776-1846），與林則徐（1785-1850）同為著名禁煙大吏。祖父鄧爾咸，諸生，以貲為安徽知縣。父鄧嘉績（1845-1915），光緒元年（1875）鄉試舉人，曾任貴州貴筑、畢節等縣及台灣嘉義知縣、湖北襄陽知府等職，著有《暖玉晴花館詞》。

清光緒十五年（1889），鄧邦述就婚於虞山，得讀岳父趙烈文（1832-1893）「天放樓」典籍；光緒二十四年（1898）成進士，著改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七年（1901）入端方（1861-1911）幕中；二十九年（1903）授為編修；三十一年（1905）隨端方前往歐美考察政治（見圖二）；三十三年（1907）七月東三省總督徐世昌（1855-1939）

①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總報告》（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1933），頁174。

② 《史語所檔案》元303-2，本所致函蔡元培，1934年4月23日。

③ 《史語所檔案》元303-3，總幹事〔丁燮林〕致函本所，1934年4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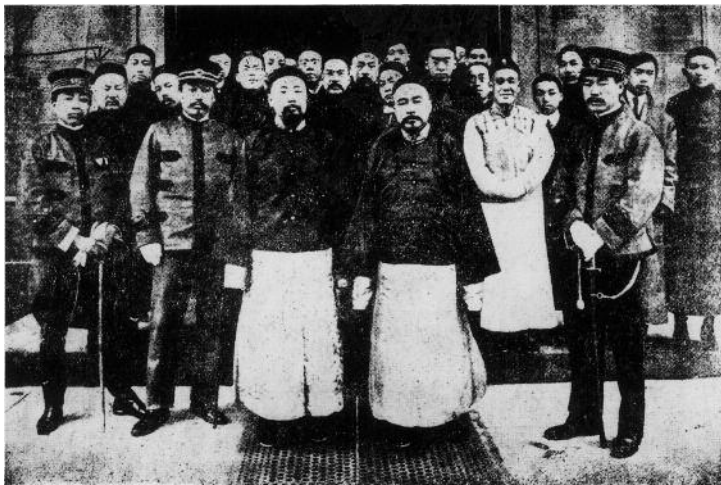
④ 1927年7月4日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並籌設中央研究院。1928年4月國民政府修改〈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中研院成為直屬於國民政府的獨立機關。同年11月大學院改為教育部。

⑤ 中華民國大學院編輯，《大學院之工作報告與決算》（南京：中華民國大學院，1928），頁17。

⑥ 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錄》（民國十九年〔1930〕江寧鄧氏刊本）。

以鄧氏「品學純粹，才識優良，於中西法政諸學洞見本原，實屬經世之選」，^⑦ 奏准將二品銜分省補用道鄧氏調至東三省。鄧氏亦確能展其長，解決了拉哈蘇蘇（今同江）俄人十餘年來越界設關問題。十一月徐世昌再奏鄧氏「器識閎通，才猷練達，考查各國政治極有心得，堪以試署交涉司司使。」^⑧ 清宣統元年（1909），實授吉林交涉使，十一月入京師述職，時文溯閣《四庫全書》尚存盛京，倩人抄得數種；^⑨ 二年（1910）調吉林民政使，三年（1911）解職。

民國創立，鄧氏在宦途上，未能有較穩定之職給，元年（1912）東三省鹽運使；二年（1913）江西九江交涉員；三年（1914）清史館設立，應趙爾巽館長之聘為纂修，負責清太祖至世宗五朝本紀；七年（1918）安福國會參議院議員；十年（1921）歸居蘇州（見圖三）。後曾為生計，至南昌與南京；十五年（1926）始閉門謝客。鄧氏一生耽溺於藏書、校書，但雅好與生計終難兩全，最後不得已而鬻賣平生珍藏圖書。倫明（1875-1944）《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云：「半生仕宦為書窮，可奈書隨債俱空。」^⑩ 正是鄧氏聚書心路歷程的寫照！



圖二：一九〇五年端方（前中左）、戴鴻慈（前中右）與出洋考察隨員合影，有前頭戴圓帽者為鄧邦述（後左二）。



圖三：鄧邦述蘇州故居

⑦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光緒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1975），第24輯，頁699。

⑧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第25輯，頁125-126。

⑨ 《竹友集》（收入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錄》，卷六，頁9。又傳圖所收羣碧舊藏中《竹友集》、《苕溪集》、《太倉稊米集》、《文忠集》等四書為傳鈔文溯閣本。

⑩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29-30。

二、羣碧樓·三李齋·披玉雲齋

鄧氏雖得見天放樓藏書，然自承於宋元版本仍屬懵懂，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入端方幕中，而稍知考訂鑒別之學。初以「雙漚居」顏其藏書室，號「雙漚」。至若李葆恂（1859-1915）的「記問淵博」，趙寬（趙烈文之子，生卒年不詳）的「強識洽聞」則是鄧氏藏書的導師。光緒三十年（1904）始，以罄所入之餘，盡以買書。三十二年（1906）購得《羣玉》、《碧雲》及《刊誤》三宋版書，為鄧氏收購宋、元版本之始。同年，鄧氏手寫《雙漚居藏書目初編》，《羣玉》、《碧雲》兩集亦在其中。^⑪接著數年間可謂鄧氏收書之全盛時期，昕夕候於門之書賈，常數十人。

《羣玉》、《碧雲》之合，還有一段故事佳話。光緒三十一年（1905），書賈柳蓉村（或作柳蓉春，有博古齋書肆，生卒年不詳）原將此二書持售鄧邦述，鄧氏因有歐美之行，匆忙間此事未成。然而柳氏竟為鄧氏留存此書，直至鄧氏於翌年返國。鄧氏感其盛意，依其索值收之，並以「羣碧樓」名其藏書之所。《羣玉》、《碧雲》為「百宋一廬」舊物，黃丕烈（1763-1825）前後題跋皆滿，更鈐有文徵明（1470-1559），張雋（?-1663）、季振宜（1630-?）、徐乾學（1631-1694）、安岐（1683-?）等名家印記。黃氏且刻有「碧雲羣玉之居」印，鄧氏考《羣玉》尚在晚唐，而《碧雲》已入南唐，故刻有「羣碧樓」印。

宣統三年（1911），鄧氏將竭十年心力所得書籍，編印《羣碧樓書目初編》。民國元年（1912），鄧氏同榜好友傅增湘（字沅叔，1872-1949）購得宋板《披沙集》，旋以歸張元濟（字菊生，1867-1959）涵芬樓。鄧氏獲得訊息，便以藏有書棚本《羣玉》、《碧雲》二集，欲想再得《披沙》，因此三集作者均為李氏，即唐人李羣玉、李中及李咸用，期使三李合併。於是在傅氏的函介下，鄧氏終獲如願，且言：「『三李』之稱，自吾而創，已足突過前賢矣。既正《羣》、《碧》次第，《披沙》又在《羣玉》之前，他日當刻一『披玉雲齋』印，以紀此遇合之幸也。」^⑫三李合璧，鄧氏再刻「三李齋」、「披玉雲齋」二印，並以較前賢黃丕烈的「碧雲羣玉之居」為勝而自詡。（圖四、圖五）

^⑪ 潘景鄭，〈雙漚居藏書目初編稿本〉，《著硯樓讀書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頁242。

^⑫ 《唐李推官披沙集》（收入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錄》），卷一，頁17-18。

余既收菴圖所藏二李集狂喜累日遂以名吾藏書之所曰羣碧樓始亦姑漫名之既見菴圖亦刻

一印曰碧雲羣玉之居

今年余為張菊生前輩介紹表

菴圖舊物

此兩書中皆鈐之然考碧雲為在改唐而

羣玉已入南唐論其後先余以命名為較真矣

昔江建報前輩刊五十唐人集皆用棚本惜未見

其真面他日余當景刊三李以與好古之士一晤

對也戊午三月裝成未題 庚申十月羣碧居士補記



道光七年丁亥二月蘇人屠鑒借鈔一過

壬子七月虞山公鉤越孫借鈔一過



羣玉授弘文館校士郎在令狐相公銜時而碧雲
與孟賓于同時相去遠矣前跋忽倒置云之此
佛氏所謂散亂心也 壬戌新秋正閣再記

圖四：《碧雲集》鄧邦述手書題記

李推官披沙集六卷六臨安睦親坊陳氏刻本世之
好古書者言宋刊或輕視棚本其實陳氏在當日
頗負時譽如所編之宋人小集藏家靡不重之非若
後來坊賈徒競於利之所為也況所刻唐賢集在
今日已成孤本耶此書初為東瀛所收鄰翁老人
携以歸國老人歿後張菊生前輩以購為
涵芬樓中適沅永向年告余宜為三李之合

菊翁慨然允之遂以歸余惜菟圃未之見然三
李之稱自吾而初已足突過前賢矣既正群
碧次第披沙又在羣玉之前他日當刻一披玉
雲齋印以紀此遇合之幸也戊午三月裝成并記

正閣



戊辰八月初二日鎮江柳詒徵閱于滬上

圖五：《唐李推官披沙集》鄧邦述手書題記

三、鬻書療貧

民國初創，鄧氏仕途未能如清朝時得意，生計上亦立見困頓，幾至「無以為活」的地步，因而開始鬻書易米，收書的興緻也日衰。民國十六年（1927），鄧氏以鬻書單《鄧氏所藏善本書目》¹³（以下簡稱「《善目》」）求售其藏書：

丁卯（1927）春，茹痛持一單向人求鬻，既不欲付諸海外，且無人為我張目。至五月，始遇子民前輩，收而度之研究院中。前序所謂昔借債以買書，今鬻書以償債者，乃竟驗焉！¹⁴

葉景葵（1874-1949）〈羣碧樓善本書目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更言明：¹⁵

《羣碧目》內之書，皆售於中央研究院，售價五萬元。

此鄧氏藏書入藏中央研究院的大概。

當鄧氏傳出鬻書訊息時，張元濟因未能及時將陸心源（1838-1894）皕宋樓藏書留在國門，而深以為憾，故努力設法為羣碧樓藏書覓一妥善處所。一九二七年張氏寫給梁啟超（1873-1929）的函件中述及：¹⁶

友人鄧君孝先嗜收古籍，有三十餘年之心力，雖未能與瞿、楊抗衡，然亦卓然成家。邇以賦閑日久，臣朔歎飢，不得已擬斥其所藏，以為療貧之計，斯言既出，謀者孔多。日本震災所毀，不殊秦火，恒於此尤為覬覦。昔年皕宋樓藏書將散，弟初入商館，力有未逮，致被流出海外，至今引為憾事。涵芬樓去歲甫以巨款購入蔣氏所藏，今年營業減退，又難為發棠之請，甚為徬徨。聞京師圖書館近已取得文化基金，如此大家善本，吾兄似不可失之交臂，倘別有主其事者，亦望鼎力玉成，勿任為陸氏之續。至孝先鑒別之精，海內久有定評，無待弟之贅述也。

張元濟希望能藉由梁啟超的影響力，促使京師圖書館購入鄧氏藏書，然並未獲致結果。因而又向甫成立之「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建議。傅斯年曾於《善目》封面題記：

此大學院購羣碧樓書時之底目，當時由張蔭生等作介，蔡先生不與人校量，聞售價略高于市價。¹⁷

¹³ 《鄧氏所藏善本書目·羣碧樓鬻書目》（見《傅斯年檔案》II：709）。

¹⁴ 鄧邦述，〈序〉，《羣碧樓善本書錄》，頁1。

¹⁵ 葉景葵，《卷盦書跋》（收入《書目類編》79〔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頁60-62。

¹⁶ 「張元濟致梁啟超函」，1927年11月7日。見張樹年、張人鳳編，《張元濟蔡元培來往書信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126。

¹⁷ 價款部分，單不庵（1877-1929）則另有解讀：「鄧氏書籍，曾將目錄逐一細閱，其中所謂宋元本似不至於假託。此說如信，僅以宋本二十五部，元本三十四部計，價值已在二萬以上，益以明本百餘部，鈔本二百部，五萬五千元之價，似不得謂之昂。」《史語所檔案》元31-4，「單不庵致傅斯年函」（1928.10.13）。

在〈大學院十六年度決算報告書〉¹⁸第三款本院本部臨時費「第二項購置：25,000」下註：

本院購鄧邦述氏中文書籍價五萬五千元，此係第一期付款。

一九二八年鄧氏在明本《資治通鑑綱目》題記，¹⁹指該書「在吾齋廿年而不能辨，今將別去，故書數語以諗後之鑒者」，並署款「戊辰三月，羣碧居士檢記」，「戊辰三月」西曆爲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日至五月十八日間。而《史語所檔案》雜 14-11 則記載：

民國十七年六月廿日^{五月}_{初三}，在亞爾培路二〇五號中華民國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院之後樓，檢藏原箱第八號。（圖六）



圖六：羣碧樓書目檢查記錄

¹⁸ 本報告書包括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六月之九個月全院收支。見《大學院之工作報告與決算》，頁 17。

¹⁹ 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錄》卷二，頁 6。《羣目》作「元刻本」，《善目》作「明刻本」，實明書林楊氏歸仁齋重刊本。

另，《史語所檔案》雜 14-8 為「兩期分配表」，說明分二期點收宋、元、明、嘉靖版及鈔校本之部數與冊數，亦是分二期付款的依據。故徵諸檔案文獻，鄧氏羣碧樓舊藏實於民國十七年（1928）以五萬五千元之書價，售予甫成立之「大學院」，並分期付款。

鄧氏所售書中多為明刻本、鈔校本，以集部典籍為主。鄧氏對宋、元刊本用力至深，現今史語所傳圖所藏宋、元刊本善本古籍，超過三分之二為羣碧舊藏。鄧氏對明嘉靖刻本亦頗有偏好，並以「百靖齋」自詡，嘗刻「百靖齋」印鈐之。^{②0}

四、《羣目》缺書

一九二八年羣碧舊藏售歸大學院，鄧氏藏書雖然在生前即散出，卻也因此造就了書錄的編定。一九三〇年刊印《羣目》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②1}（以下簡稱《寒目》）。鄧氏的鬻書單《善目》與《羣目》並非全同，再者《善目》僅記卷冊數，至多稍加跋者或藏印，若由卷冊數去判別，則易產生誤差。《善目》與傳圖典藏羣碧樓書目中，冊數不符者便達 55 部，或為筆誤，或為不同版本，或是裝訂冊數的出入。《善目》中部分書條上註「遺失」二字，亦有 33 部 156 冊之多，^{②2} 傅斯年題記云：

目中書查有缺者，詢之謂僕竊去，另以他書補之。上作「遺失」者皆所謂竊去，補償者不在此目中。

為補「遺失」者，鄧氏另以他書補之，於《國立中央研究院藏善本書目·甲類》^{②3} 有〈抵補書目〉，前亦有傅斯年之題記：

鄧氏交書于中央研究院時，發見缺書三十二部，詢其所以，則云僕人竊去，而以其他三十一部補之。院託單不庵諸先生估其可相抵否，羣謂可以，遂如其請，此以下兩目所由來也。^{②4}

而鄧氏所謂「僕人竊去」者，或因典藏豐碩，故未及點清，而以為遺失，實尚存室中，而於《寒目》得見之。〈遺失書目〉載缺書總數有 32 部 124 冊，存在於《寒目》者則有 17 部 78 冊：

^{②0} 《白虎通德論》（收入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錄》），卷四，頁 10-11。

^{②1} 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民國十九年〔1930〕江寧鄧氏刊本）。

^{②2} 與後之〈遺失書目〉多出明本《四書大全》20 冊；另明嘉靖本《邊華泉集》4 冊誤植為《皇甫司勳集》16 冊。

^{②3} 《國立中央研究院藏善本書目·甲類·羣碧樓舊藏善本書目》一冊（民國 20 年〔1931〕鈔本）。

^{②4} 〈遺失書目〉共 32 部 124 冊；〈抵補書目〉31 部 173 冊（有 4 部冊數誤記，實為 187 冊）。鈔本《塔爾巴哈台事宜》四卷四冊列於《善目》、《羣目》，亦未列於遺失書目，卻未見於傳圖館藏書目。

刊式	題名	版本	冊數	《羣目》
明本	新序十卷	明刻本	3	卷二，頁 9
明本	說苑二十卷	明刻本	10	卷二，頁 9
明本	李文公集十八卷	明成化刻本	4	卷二，頁 28
明本	東坡四六四卷	明刻黑口本	4	卷二，頁 31
明本	艾軒先生文集十卷	明正德刻本	6	卷二，頁 32
明本	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	明弘治刻本	8	卷二，頁 33
嘉靖本	邊華泉集八卷	明嘉靖刻本	4	卷三，頁 29
鈔校本	無為集十五卷	鈔本，汪喜孫藏印	4	卷四，頁 22
鈔校本	雲峰集十卷	鈔本	1	卷四，頁 32
鈔校本	羣英珠玉五卷	鈔本，潛采堂、謙牧堂藏印	1	卷四，頁 49
鈔校本	鼓吹續音二十卷	稿本	12	卷四，頁 49
鈔校本	松壽堂集十二卷	鈔本，宋蔚如校，曹棟亭藏印	6	卷五，頁 33
鈔校本	東京夢華錄十卷	鈔本，常秋厓校	1	卷六，頁 18
鈔校本	釣磯文集十卷	鈔本，楊雪滄校	4	卷六，頁 42
鈔校本	小畜外集七卷	鈔本	1	卷六，頁 43
鈔校本	桐江集四卷	鈔本，知不足齋校本	8	卷六，頁 49
鈔校本	南燼紀聞二卷	鈔本	1	卷六，頁 3

列於《羣目》，但未見於鬻書《善目》者，有宋刊《周易兼義》、《春秋經傳集解》、《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致堂讀史管見》、《大學分門增廣漢唐事實（存三卷）》、《大學分門增廣漢唐事實（存四卷）》、《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等八部、元刊《集千家註批點補遺杜工部詩集》、《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南豐先生元豐類稿》等三部。據《羣目》內《大學分門增廣漢唐事實》條，鄧氏於一九二九年五月補記云：²⁵

辛亥國變，貧不自給。沅叔同年介而歸之洹上袁氏，並《周易》、《春秋》、《五代史》諸宋刊凡七八部，得直極廉，今亦不知散歸何所矣。

並於《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條補記「此書後為沅叔攜去」。²⁶另元刊《史記》條亦提及：「余所藏如《京本五代史詳節》及殘本《大學分門增廣聖賢事實》、《漢唐事實》皆有耳標題篇名，今歸袁寒雲公子」。²⁷袁克文（1890-1931），字抱存，號寒雲，其《寒雲書景》收有宋刊《周易兼義》書影，「羣碧樓印」、「正閣收藏」鈐印

²⁵ 《羣碧樓善本書錄》卷一，頁 15-16。

²⁶ 同上書，卷一，頁 26-27。

²⁷ 同上書，卷二，頁 4。

清晰可見；《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種》錄有《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提要記有「鄧邦述印」、「羣碧樓」、「羣碧樓藏」三印，鄧云為療貧所售「宋刊凡七八部」，即為袁克文所購藏。

由於《善目》僅為極簡明的書目清單，鄧氏除此鬻書單外，尚有不少同名典籍，因而稍不慎，便難免「張冠李戴」。如：《善目》鈔校本有「《道德真經指歸》十三卷二冊，拜經樓藏印」。《羣目》則有「《道德真經指歸》七卷四冊，漢嚴遵撰。鈔本。劉彥清手校本。卷尾有『同治辛未四月依胡本繕寫江山劉履芬記一行』」。²⁸《寒目》有「《道德真經指歸》七卷四冊，漢嚴遵撰，谷神子註。鈔本。原缺一之六凡十三卷。有拜經樓吳氏藏書印，又吳騫之印、查客二印」。²⁹而今傳圖所藏為《羣目》所列之劉履芬鈔本，而非鬻書單之拜經樓舊藏。

又如《善目》鈔校本列有《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二冊，鈐「朱竹君藏印」，傳圖所收者並無此印，應與《羣目》所錄者同。³⁰然此鈐有「朱竹君藏印」之書目，猶存《寒目》。³¹再如：《善目》明刻本列有正德本《賈太傅新書》十卷二冊，傳圖所得為明萬曆十年（1582）胡維新刊兩京遺編本《賈子》十卷四冊，而非《羣目》³²及《寒目》³³中均錄有之「明裝」正德刻本《賈太傅新書》十卷二冊。

傳圖所藏亦有《寒目》中書籍，如《古文苑》一書，《善目》列為「元刻」二十一卷四冊，傳圖所得為二十一卷八冊，並依鄧氏所定入「元刊本」；《羣目》並未錄有《古文苑》，《寒目》則有明刻本《古文苑》二十一卷八冊，³⁴且和傳圖藏本有著相同的鄧氏題記：

此書小黑口本，字體樸茂，當在成、弘以前。余別有一靛印本，則在此刻之後矣。甲子四月檢記，正閏。

將「元刊本」更訂為明刊。再如：《善目》明正德本《東里文集》二十五卷四冊，《羣目》³⁵亦錄有此書，傳圖藏品則與《寒目》³⁶所錄者同，因均鈐有「梁清標印」。

另《善目》尚有元刻《隋書》、明刻《鹽鐵論》、鈔校本《金石略》為《羣目》所未錄。凡此均可窺見《羣目》與鬻書《善目》、鬻存《寒目》之間的出入誤差。

²⁸ 《羣碧樓善本書錄》，卷五，頁37。

²⁹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四，頁20-21。

³⁰ 《羣碧樓善本書錄》卷六，頁24。

³¹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四，頁33。

³² 《羣碧樓善本書錄》卷三，頁8。

³³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二，頁9。

³⁴ 同上書，卷二，頁35-36。

³⁵ 《羣碧樓善本書錄》卷三，頁30。

³⁶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二，頁34。

五、《羣目》書錄題跋

鄧氏《羣碧樓善本書錄》著錄內容包含書名、卷數、冊數、作者、版本、行款、序跋、牌記、鈐印及書衣雜識（題跋）內容等，提供書本資訊相當豐富，「書而存耶，此爲其朔；其不存耶，覽是目者，可以悲吾志矣」。³⁷ 正因為《羣目》收錄書中題跋內容，正可與原書中手書題跋互補或互證。

（一）《羣目》較原書手書題跋多者，依卷次、頁數列於下：

1. 卷一，頁 27-28：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文集附錄三卷附錄拾遺一卷麗澤論說集錄十卷三十冊

乙丑（民國十四年，1925）二月，在海上得識罟里後人瞿良士君，亦同避兵滬濱。知其藏書皆捆載以俱，頗欲借觀，並補鈔一卷有半。良士溫雅，當不金玉爾音，奈賃居湫隘，因循未言，而萍蹤又散矣。姑記於此，以爲後日乞鈔之券。乙丑六月朔日，正聞。

此書內僅有一九二〇年二月鄧氏手書題記。³⁸《羣目》多出者，爲一九二五年遇瞿啓甲（字良士，1873-1940），希望能借鐵琴銅劍樓藏書補鈔。

2. 卷二，頁 11-13：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十卷二十冊

項檢《邵亭知見傳本目》稱嘉祐丁酉（二年，1057）刊本，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元刻則云延祐丁巳（四年，1317）圓沙書院刊行，有木記。此二本皆與吾書不同。總之，以「彊圉協洽」攷之，其爲淳祐無疑。若目爲元刻，則惟大德略近，而決非至正之末年也。羣碧再記。

此書內僅有一九二六年三月鄧氏手跋。³⁹ 同上例，《羣目》多出者均爲補記，蓋直接記於謄錄本上，而未書於原書內。

³⁷ 鄧邦述，〈舊敘〉，《羣碧樓善本書錄》，頁1。

³⁸ 參見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編號D038。本文特將《羣目》較原書手書題跋多出者，標點全文錄此，二書鄧氏題跋可爲互補。

³⁹ 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編號C068。

3. 卷三，頁 6：邊略五卷二冊

是書一卷爲防邊紀事，錄防邊諸疏書；二爲伏戎紀事，紀俺荅封貢事；三爲捷虜紀事，紀李成梁敵清兵事；四爲靖夷紀事，紀處貴州土官安國亨等起兵讐殺事；五爲綏廣紀事，則因廣東久遭寇亂，整飭吏治，亦錄疏書爲多，蓋皆新鄭爲首，揆時所贊畫措施者。序頗自負，然其時國勢尚隆，邊患亦未甚急，故能自抒偉略；後則國日益衰，變日益多，人才亦日益頹弱，不可同年而語矣。甲子（民國十三年，1924）四月，羣碧。

原書內未見手書題跋，是則題記或先記於錄本，而未書於原書，故僅存於《羣目》。

4. 卷三，頁 19-20：蘇文忠公集一百十二卷二十八冊

此明刻不知在何時，要在嘉靖以前之雕本也。無總目，其編次則一、二爲古賦，三至十七爲古詩，十八至二十七爲律詩，二十八、二十九爲歌辭，三十爲詩六言四言，三十一爲和陶詩，三十二爲程試論，三十三爲應制科論，三十四爲經史論，三十五、三十六爲人物論，三十七爲雜論，三十八爲史論，三十九爲策，四十爲策問，四十一、四十二爲策略、策別，四十三爲策斷，四十四爲經說，四十五至五十一爲書，五十二爲擬作，五十三至六十五爲書簡，六十六、六十七爲啓，六十八爲傳，六十九至七十二爲記，七十三、七十四爲碑，七十五、七十六爲序，七十七、七十八爲表狀，七十九至九十一爲奏議，九十二至九十四爲制誥，九十五爲內制貼子詞語，九十六至九十八爲內制口宣，九十九爲內制批答，一百、一百一爲內制詔勅，一百二爲青詞，一百三爲辭，一百四爲行狀，一百五爲銘，一百六、一百七爲贊，一百八爲頌，一百九、一百十爲墓誌，一百十一爲祝文，一百十二爲祭文。其分體獨詳瑣，凡有闕葉則印一有行無字者補之，亦可謂詳且慎矣。沅叔在京師亦得一本，亦未知爲何人刻也。丙寅（民國十五年，1926）三月，正閏檢記。

此書並無總目，鄧氏錄其編次，然未見於原書，《羣目》亦未記鈐有吳江凌氏藏書、凌淦字麗生一字礪生二印。

5. 卷三，頁 29：蘇平仲文集十六卷八冊

頃閱世美堂未刻稿，前有沔陽陳文燭序，銜稱前奉勅督理廬鳳淮陽糧儲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云云，然則按察副使固常爲提學官也，按《明史·職官志》「按察使司」條下稱：「副使、僉事，分道巡察，其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

軍、驛傳、水利、屯田、招練、監軍，各專事置，併〔分員巡備京畿〕。」^{④①}又「儒學條」下：「正統元年始設提督學校官。」是劉副使，確為提學官，而關防所稱「提督學校」，乃沿正統舊制固無疑義矣。七月晦日正閏學人。

此書內僅有一九二六年五月鄧氏手書題記。^{④①}《羣目》多出者，為閱讀世美堂未刻稿後，對「提督學校」關防所寫的按記。

6. 卷四，頁 8：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首一卷一百冊

丁目舉李序皆名謙思，此刻獨曰謹思，亦一疑問，待考。正閏又記。

此書內僅有一九二五年五月鄧氏手書題記。^{④②}《羣目》多出者，亦為再記。

7. 卷四，頁 17-18：陽明先生文錄五卷外集九卷別集十四卷二十冊

《文錄》一至三為書，四為序、為記、為說，五為雜著。《外集》一為賦、為騷、為詩，二至四皆為詩，五為書，六為序，七為記，八為說、為雜著，九為墓誌、傳、碑、贊、箴、祭文。又《陽明遺言》、《稽山承語》。《別集》為奏疏、文移。與鄒序詮次者相合，閏序則云盡取先生《文錄》，附以《傳習錄》，並《則言》共若干卷刻之，與此刻不侔矣。《文錄》刊本據邵位西云：以嘉靖刻為最舊。其所記卷數與此刻同，是此本固舊本也。《別錄》雖是配入，而寬大精潔，印尚在前，致可珍異。陽明道德功業，炳然千古，學者固當盥手誦之。丙辰（民國五年，1916）十月，正閏謹記。

《羣目》冊數作「二十」，未記鈐印，傳圖藏本則為「三十六冊」，鈐有半窗明月、寧靜致遠二印，亦鄧氏舊藏，並為明嘉靖刻本，然書內未見此題記，未悉是否同伴。

8. 卷六，頁 10-11：東牟集十四卷八冊

余初得此書，以為或從內府流出，以其鈔寫、裝潢皆非外間所有也。及書既嚮出，始於滬上晤蕭山單不庵君，謂余《東牟集》乃文瀾閣原本，余始恍然。不庵曾隨丁氏整比文瀾遺籍，故一見即能辨識，余雖屢至杭州而從未一窺中祕，猶不免自哂孤陋矣！己巳（民國十八年，1929）四月正閏補記。

④①「分員巡備京畿」據《明史·職官志》補之。

④② 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編號 D057。

④③ 同上書，編號 B090。

書既已齣出，鄧氏仍注意舊藏的資訊，《羣目》收錄其一九二九年補記，述明舊藏《東牟集》原來是文瀾閣原本，當然是原書上所未見者。

9. 卷六，頁 26-27：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八卷補遺一卷遺詩一卷四冊

《貞居集》，余別得一鈔本，有厲太鴻手校及印記，不知與此何如？久欲兩本對勘，而卒卒未果，他日終當賈勇爲之。壬戌（民國十一年，1922）三月，羣碧記。

此書內僅見道光廿二（1842）、廿四（1844）、廿五（1845）、廿七年（1847）勞權手跋，⁴³ 未見鄧氏手書題記。

（二）《羣目》未錄，然原書可見之手書題跋，或僅係收記、借記、購記等簡記，或實漏謄錄者：

1. 卷一，頁 18-22：李羣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二冊

壬子（民國元年，1912）八月，海虞翁斌孫借鈔一過，時在析津。

《羣目》收錄黃丕烈、季振宜、傅增湘及鄧氏本人之題跋，唯遺翁斌孫借鈔記。

2. 卷一，頁 22-26：碧雲集三卷二冊

道光七年丁亥（1827）二月，棘人屠鍾借鈔一過。

壬子（民國元年，1912）七月，虞山翁斌孫借鈔一過。

《羣目》未記屠鍾、翁斌孫借鈔記。

3. 卷一，頁 26：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八冊

後嘉定辛未（四年，1211），公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刻集之七百又二年，歲在元默困頓（壬子，民國元年，1912）九月，從江寧鄧氏羣碧樓借讀，并照校於宣統庚戌（二年，1910）歲寒堂新刊本。「嘗先天下之憂，不負聖人之學」兩語，願終身誦之。郡後學章鈺，時辟地津門。

《羣目》僅記鄧氏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七年手書題記，⁴⁴ 唯遺章鈺題記。

⁴³ 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編號 D052。

⁴⁴ 同上書，編號 D023。

4. 卷三，頁 21：參寥子詩集十二卷二冊

《參寥子》十二卷，宋僧道潛撰。道潛本姓何，於潛人。《墨莊漫錄》云本名曇潛，東坡爲改曰道潛。東坡守杭州，爲卜西湖智果精舍居之，嘗坐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國初，詔復祝髮，崇寧末，歸老江湖，嘗賜號妙總大師。今所傳詩集凡數本，一題三學院法嗣廣定訂·智果院法嗣海惠閱錄，前參寥子小影，即海惠所臨，首載陳師道〈錢參寥禪師東歸序〉，次載宋濂、黃諫、喬時敏、張審卿四〈序〉；一本題法嗣法穎編，卷帙俱同而敘次迥異，所載陳師道序題曰「高僧參寥集序」，與文中語意不符；又吳之振《宋詩鈔》云「《參寥集》杭本多誤，采它詩未及與析」。是本爲明時欽汪汝謙校刊，陳序亦作「高僧參寥集敘」，殆即從法穎本重刊，未知視杭本何如耳？嘉慶十年（1805）春日，陳鱣記。

前引曇潛改名事，今備載《墨莊漫錄》云：「呂溫卿爲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廢廖明略事，二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編管交州。未幾，溫卿亦爲孫傑鼎臣發其贓濫繫獄，人以爲蓄人者人必反蓄之。」按此事行錄未之及，故附書焉。鱣再記。

光緒癸未（九年，1883）夏，養疴北歸，寓居歇浦。偶得宋僧《參寥集》，爲明汪汝謙校刊本，日長無事，聊閱一過，因錄陳仲魚跋語於後，以備考訂。弢園老民識，時年五十有六。

《羣目》冊數作「二」，記有「赤堇山人」一印，原書實「四冊」，除葉元階（1803-？）「赤堇山人」印外，尚有王韜珍藏、弢園王氏眞賞、淞北佚民諸印，另《羣目》亦未記王韜（1828-1897）手跋并所錄陳鱣二跋。

5. 卷三，頁 21-22：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十二冊

《雞肋集》七十卷，十二本。同治十年（1871）六月九日，城西草堂徐氏收藏。是年重修訂，而第七卷中有數頁燒去數行，又前數卷爲惡小兒塗抹，或不見字，皆須俟有別本校補，苟有別本，或重抄換入，或挖補添注，當再修訂之。今則但補燒脫處，而兒抹猶存之也。十一年（1872）三月九日，時棟記。

《羣目》僅記「有徐印時棟、水北閣二印」，未記徐時棟（1814-1873）手書題記。書內尙鈐有林照私印、鹿園居士、師竹居書畫記、鄭徐時棟柳泉氏甲子以來所得書畫藏在城西草堂及水北閣中、柳泉等印。

6. 卷四，頁 14：柳文四十三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十二冊

同治己巳（八年，1869）購於郟原。明人官於外，每刻一書以充歸遺，所謂書帕本者。書帕本校對率不精，此似稍勝，行篋無他本，不能離也。中已爲人加墨，然似不辨句讀者之所爲，亦可謂輕易下筆矣。首有鄧燠私印，豈即燠之所爲乎？長樂小謝章鋌記於豐登講舍，時首夏三日下春。

《羣目》僅記撰者、刊本，未錄鈐印及謝章鋌（1820-1903）手書題記。書內除鄧燠私印外，尚有謝氏「藥階退叟」鈐印。

7. 卷四，頁 20-21：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十二冊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十二本。同治四年十有二月廿七日，⁴⁵城西草堂徐氏收藏。此明刻本也，亦稍有模糊處，余以鄉先生書購之。明年（1866）四月，重修補裝訂。七月九日，時棟記。

《羣目》僅記「有甬上、城西草堂、月湖長、柳泉書畫四印」，未記徐時棟手書題記。

8. 卷五，頁 9-10：金國南遷錄一卷一冊

此陳仲遵先生手自影抄本也。陳與黃堯圃交善，書後自跋借堯翁本影寫云云者，即是也。余曾得其手輯《西畝寓日記》，所載書畫，皆卓卓可重之真迹，蓋亦我吳之賞鑒焉。書賈近以斯本見示，余喜其手寫精謹，因以三餅易諸，暇日展閱，並誌源流如此。光緒庚辰（六年，1880）仲秋，香生記于滬上。

《羣目》錄有陳樽、章綬銜（1804-1785）二人鈐印，並錄陳樽手跋，而遺錄蔣鳳藻手跋。書內尚有徐渭仁（？-1853）之徐渭仁印、紫珊二印。

9. 卷五，頁 14：咸淳臨安志一百卷五十冊

《咸淳臨安志》，原本一百卷，今世傳抄本僅九十三卷，其七卷已久佚矣。歲辛酉（嘉慶六年，1801），欲假瓶花齋吳氏所藏本寫錄，未果也。後見抱經先生所藏本，較吳本多二卷，且較對更詳，因即假歸，復借吳本細較，二本稍有異同處，似不可偏廢，因合二本，倩友人葉君斛泉、戴君星然錄成善本，其繪圖則梅史趙君也。自壬戌（嘉慶七年，1802）迄今，計十有八載，始得告成而裝訂焉。所闕五卷，未識吾生得遇否也？嘉慶己卯（廿四年，1819）春三月，杭州郭宗泰友梅識于敦夙好齋。

⁴⁵ 西曆爲 1866 年 2 月 12 日。

《羣目》僅記撰者、版本及序，未記鈐印及題跋。傳圖藏本確為敦宿好齋鈔本，除有郭宗泰手跋外，並錄有朱彝尊（1629-1709）、吳焯（1676-1733）、盧文弨（1717-1796）題跋，尚有郭宗泰、文潐（？-1914）鈐印。

10. 卷六，頁1：李詩通二十一卷四冊

抄本《李詩通》廿一卷，共四冊。北平黃玉圃先生照楚南奚先生祿詒批本手錄，道光庚子（二十年，1840），與所批杜詩七冊同於濟南官廨得之。此香南精舍至寶也，子子孫孫守之勿失。甲辰（道光廿四年，1844）九秋，仰之記。

《羣目》記「有北平黃氏、叔璣、玉圃三印，又玉牒崇恩、曾在崇禹舫處、香南精舍珍藏三印」，未記錄崇恩（1803-1878）題記。書內尚鈐有崇恩、仰之、崇恩審定、香南審定等印記。

11. 卷六，頁3-4：司空表聖文集十卷二冊

乾隆庚子十二月十二日，⁴⁶宋刻校訛。乾隆丙午（五十一年，1786）七月，味辛居士從知不足齋主人借閱，重校一過。嘉慶辛酉（六年，1801）五月既望，知不足齋重錄。鮑正言。

羣碧樓藏本，壬子（民國元年，1912）歲寒與江安傅沅叔各傳校一本。章鈺。

後四行乃鮑正言手寫，是此冊實鮑氏子弟傳錄之本，非他人過校也。校筆確得淥飲心授，能不失家法者。乙丑（民國十四年，1925）閏四月，正聞再讀記。

《羣目》僅錄有一九一三年五月鄧氏檢記，認為非鮑廷博（1728-1814）親筆校。

12. 卷六，頁9：竹友集十卷二冊

余前所藏舊鈔本，亦幼槃集也。《四庫目》明言《溪堂集》久佚不傳，然則二謝之文其終不可合耶？余之粗心散亂，則不覺自訟而自笑耳。乙丑（民國十四年，1925），避兵海上，檢對書此以志吾過。羣碧記。

《羣目》僅錄鄧氏「辛亥」一九一一年題記，唯原書手書題記該則作「辛酉」一九二一年。

⁴⁶ 即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曆為1781年1月6日。

13. 卷六，頁 28-29：吳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三卷一冊

《花谿集》三卷一本，同治甲子（三年，1864）十月十七日，城西草堂徐氏收藏。沈原昭本元人，入明雖不仕，而已屢次應聘主試，集中亦有頌嫩新朝之作，似不得復為元人矣。《四庫》題元沈夢麟撰，疑之。己巳（同治八年，1869）七月二十四日，時棟記。

《羣目》僅記撰者、版本及序，未記鈐印及題跋。原書徐時棟手書題記末鈐「柳泉」印。

14. 卷六，頁 30-31：天台林公輔先生文集不分卷一冊

鬱久生病，理固然也。余居憂半載，百病叢生，若靜攝，輒疑在母之側，強以他事亂之，終弗解。適有以明《林公輔先生集》求售者，閱之心稍安，故書得之日。時光緒二十五年（1899）七月念四日，徐石卿。

《羣目》錄有朱彝尊、謙牧堂諸印，未記徐石卿手跋，及徐石卿、陶淑精舍收藏二印。

（三）《羣目》收錄，應是過錄，非原書手書題跋。《羣目》錄此，易滋生誤解。

1. 卷六，頁 4：徐公文集三十卷十冊

《騎省文集》近世鮮有刻者，此本係虞山錢宗伯於崇禎間從史館印摹南宋本原本，字頗大，予縮以小字抄存之。集中稱「今上御名」者，高宗名構也。太祖諱匡胤，太祖之父仁祖，諱殷弘，真宗諱恒，仁宗諱禎，英宗諱曙，故其字皆缺一筆，太宗諱炅，神宗諱頊，欽宗諱桓，如敬、鏡、竟、貞、徵、昺、署、完諸字亦缺一筆，蓋諱嫌名也。今悉仍之〔然〕。⁴⁷ 迂齋金侃識。

2. 卷六，頁 32-33：鼓枻稿一卷一冊

間嘗謂「汲古所刻多譌字，惟鈔本獨善」，此汲古閣鈔本也，不特底本異常，而筆畫皆得篆隸義。若較書如掃落葉，旋掃旋有也。雍正丁未（五年，1727）四月十一日較，宋賓王記。

⁴⁷ 據蕭穆，《敬孚類稿》卷六，〈跋徐騎省集金迂齋手抄本〉，「今悉仍之」後尚有「但原鈔非出通人，故舛譌甚多，惜無善本校對，錄竟為之悵然」等句，「然」字應係過錄時脫文衍字。（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刊本），頁 21-22。

(四)《羣目》雜識內容，於謄錄時有所增損，措辭遣句與原書手書題跋亦有出入，然可藉以互補。列舉數例：

1. 卷一，頁 8-9：纂圖互註荀子二十卷八冊

原書題跋：

元刻纂圖互註諸子，板式不一，此《荀子》版稍大，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二十五，小黑口，元刻中之佳者。卷一前四葉皆景寫，與刻本無異，驟視之，覺更工也。此種寫手當在乾隆以前，足見昔時一藝一事之精真，非晚近所能及者。戊午（民國七年，1918）二月春雨初霽，寒風未斂，正聞學人記於三李盒。

此本每葉皆有耳紀篇名、卷、葉，凡書有耳者，多屬宋刊，惟中統本《史記》亦有之，然在南宋時本，不可以元刻論也。此本有耳，恐亦是宋末本，惜余余陋，無以證明，以一時風尚言之，故應號為宋刊方合，記以待識者。④8

《羣目》：

此本每葉皆有耳紀篇名、卷數，凡書之有耳者，多屬宋刊，余所藏《五代史詳節》及《漢唐事實》諸書皆然。唯中統本《史記》亦有之，然在南宋時刻，不可以元刻論也。唯明刻本亦間有之，如《顧氏文房小說》則世稱佳本，為仿宋式刊行者也。正聞又記。

卷一前四葉皆景寫，與刻本無異，驟視之，覺更工也。此種寫手當在康乾之際，足見昔時一藝一事之精，非晚近人所能及。正聞學人。

此書目，鄧氏於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四年在卷前寫了四則題記。《羣目》如上所舉，次序互異，字句與原題記互有增省（以底線標出），「卷一前四葉皆景寫」條，原書鄧氏題記寫於「戊午二月」（1918），並有行款、版式說明，而「此本每葉皆有耳紀篇名」條，便接續於後；《羣目》則反之，「此本每葉」條係續於「己未二月」（1919）題記後，成為「又記」，後接「卷一前四葉皆景寫」條，不記年月。

2. 卷一，頁 29-30：文粹一百卷四十八冊

原書題跋：

此宋刻也。諸家著錄云有題「唐賢文粹」者俱是宋本，此書自八十二卷後題始見「唐賢」之稱，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九十九、

④8 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編號 C001。

一百諸卷皆同；八十八上下兩卷及九十一、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四卷又否；而八十七、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四卷皆前後題並稱之；八十九、九十二則獨前題有之；九十前題「唐文粹」，後題「唐賢」，又與諸卷不同。要皆坊賈隨意題之，初無用意，至今日遂為宋刻之左證耳。昔亡友李猛庵曾告余曰：《唐文粹》於明刻中往往見宋刻，坊賈不知，勿為忽視。實則明刻極多，皆整齊可觀，而不及此刻茂密古雅，若謂明有翻此本者，殆未必然，抑余固陋未之見耶？余先得一本，僅首尾兩函，繼得此，是全帙。惜多剝蝕，命工綴補，雖不能完好，而蠹損之處，亦不甚多，古香盎然，自今以後或不至再飽蟬腹，亦斯書之幸也。戊午（民國七年，1918）二月，正閏檢記。

此書目，鄧氏強調「此宋刻也」，然傳圖審定正為「元末明初刊本」。《羣目》顯然重新調順原題記文意，如後題始見「唐賢文粹」者、前後題並稱者、獨前題有者，及前後題不同且與諸卷不同者，非同於所舉各例「八十八上下兩卷及九十一、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四卷又否」，則不再贅述。「坊賈不知」和「余先得一本」間，《羣目》則作「今觀此編益服猛庵精鑒」。

3. 卷三，頁 11-12：風俗通義十卷四冊

原書題跋：

此書乃明翻元大德本，其行款與元本同，而字體方整又似翻宋。丁目列元、明兩本，惟前題此書校元刻「新校正」三字中多一「刊」字，為「新刊校正」耳；於明本亦標「翻大德本」，又言「當用宋本重雕者」。余謂明人刻書例本不謹嚴，如翻宋而刻入元大德序，不免自相矛盾；翻元又增一「刊」字，即為顯示異同。觀其刻工，與冷宗元刻《白虎通》極相似，恐二書皆其同時印行，庶為近之。癸亥（民國十二年，1923）十月，正閏。⁴⁹

此書目，鄧氏卷前手書題記於一九二三年，《羣目》則為「乙丑春日」（1925）檢記，字句頗有修刪增訂，如「丁目列元、明兩本」和「余謂明人刻書」間，《羣目》作「其不同處只首篇前題一云『新校正』，一云『新刊校正』」；其於明本又云『當用宋本重雕者』。另，「恐二書皆同時刊行」後，「庶為近之」《羣目》易為「《白虎通》亦十行十六字。後人因此書與元本行款適合，往往撤去明刻序以贗元刻轉致埋沒姓名耳」。

⁴⁹ 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編號 C064。

4. 卷四，頁 12：論衡三十卷十六冊

原書題跋：

明刻本以嘉靖間梓工爲最有矩矱，此通津草堂本，字畫方勁，於宋爲近，然宋刻楷法，參用顏、柳體勢，方勁中有渾樸氣，此則非明刻所能。譬之宋版如漢隸，明刻止如唐碑，姿媚非不勝古，而氣勢厚薄，則有時會之殊矣。通津草堂本更有《韓詩外傳》亦佳，余亦有之。宣統紀元己酉（1909）八月，羣碧樓主人檢記。⁵⁰

此書目，鄧氏卷前手書題記於一九〇九年，《羣目》則爲「甲子」（1924）重裝後記，未見原書題記「通津草堂本更有《韓詩外傳》亦佳，余亦有之」諸文字，易以「此刻源出於元翻宋慶歷楊文昌本，而〈累害篇〉『汙爲江河』下所闕之一葉，凡三百九十餘字，乃不求完本補入，而奮筆於髮上增一『毫』字，後人沿謬襲訛，皆此本作之俑也。吾於明人刻書見其無知妄作者多矣，不圖於佳刻亦蹈此痼習也」。

5. 卷六，頁 9：竹友集十卷二冊

原書題跋：

宣統紀元（1909）余官瀋陽，十一月入京師述職歸。歲暮無事，時文溯閣《四庫全書》尚存盛京，因假出傳鈔，凡得數種，寫官十數人，費緡四五百，亦一時盛況也。此二冊，因余藏有舊鈔《溪堂集》，欲求二謝之合，友人林君厚甫書法端挺，銳以自任，不假他手，終始其事，其好古之誼，良可佩也。林君，丹陽人，鈔此書後一年旋病目瞶而瞽，計生平所書，獨此集可壽天壤，林君雖不幸，而手蹟存焉矣，後人宜重視之。辛酉（民國十年，1921）九月，羣碧記。

此題跋年月，《羣目》作「辛亥九月」（宣統三年，1911），「凡得數種」作「凡得三四巨部集」，「林君，丹陽人」作「林君，名亮熙，丹陽人」，未言「因余藏有舊鈔《溪堂集》，欲求二謝之合」。原書題跋年作「辛酉」，與《羣目》同作「九月」，或是誤筆，也可能依「辛亥」筆記謄抄，因事過十載，故模糊記「數種」，「辛亥」記傳鈔「三四巨部集」較符合實際，《太倉稊米集》、《文忠集》、《苕溪集》等三書亦屬之。原書尚有一九二五年鄧氏檢記，說明《溪堂集》久佚不傳，二謝終不可合。該檢記，本文前已述及《羣目》並未收錄。

⁵⁰ 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編號 C063。

(五)《羣目》著錄鈐印，以記遞傳，然遺漏不少，如鈐趙烈文「天放樓」印者，只記《六臣註文選》(卷一，頁28-29)及《大明一統志》⁵¹(卷三，頁5-6)二書，實尚有《象山先生文集》(卷三，頁23)、《高皇帝御製文集》(卷三，頁27)、《資治通鑑》(卷四，頁6)、《通典》(卷四，頁8)四書，《資治通鑑》亦鈐有莫棠(?-1929)「銅井文房」藏書印。

另，書內同一藏書家所鈐各方印章，亦未必全錄，如《梧溪集》(卷六，頁28)收錄了「巴陵方氏碧琳瑯館珍藏秘笈」、「巴陵方氏功惠柳橋甫印」及「方家書庫」三印，《後樂集》(卷六，頁28)收錄「方印功惠」、「柳橋」、「碧琳瑯館主人」、「巴陵方氏碧琳瑯館藏書」四印，卻略去「方家書庫」鈐印。著錄方功惠(?-1899)藏書印者，尚有《桂隱文集》(卷六，頁22-23)、《蟻術詩選》(卷六，頁28)、《益齋亂稿》(卷六，頁29-30)、《蘅山擬存》(卷六，頁35)四書均僅著錄方氏數印之一印，原方氏舊藏完全未著錄鈐印者，有《曲洧舊聞》(卷五，頁31-32)、《桂苑筆耕集》(卷六，頁3)、《司空表聖文集》(卷六，頁3-4)、《彝齋文編》(卷六，頁21)四書。

六、手書題跋

傳圖所收羣碧舊藏中有鄧氏手書題跋者凡116部，記錄了購書故事、版本審定、校書所得、遞藏源流、存世價值等。茲錄鄧氏《道園學古錄》題記，述及藏書家考訂之樂，並及於書之遞藏：⁵²

亡友吳佩伯，自辛亥(宣統三年，1911)迄甲寅(民國三年，1914)五(四)年中，酷嗜古書，余時避地津門，往還鑒定，幾無虛日。一日滬估寄此書一二紙來，且言曰：「是書世人多以明刻爲元刻，魚目混珠，極不易辨。」佩伯亟趨余所，展此書對之，謂余曰：「此真元本，而印手過之，可寶也。」記之，以志當日考訂之樂。

此書如初印者，古意濃郁中而有時妝麗都之態。宋元故籍經數百年逾舊逾新，洵不易覩也。書經王述菴、吳槎客藏過，皆有印記。

鄧氏在文天祥撰《文山先生別集》題記中，則述其閱書的感想：⁵³

⁵¹ 《羣目》記「大明一統志九十卷三十六冊」，實爲六十冊。

⁵² 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編號D051。

⁵³ 同上書，編號D044。

此別集第一卷爲《指南錄》；第二卷爲《指南後錄》，凡三卷；第三卷爲《吟嘯集》；第四、五兩卷爲《集杜詩》；第六卷爲《紀年錄》，皆文山遭國難時所作。嗚呼！宋亡於厓山，尚有一文山苦節殉國，足以爲宋室之光，文山真不負科第者矣！使有身掇大魁，而譏切本朝，甘爲戎首者，見文山於九泉，能不戰慄而汗出耶？

又如讀《海桑文集》，對同生元季的陳謨（1305-1400）與危素（1303-1372），卻爲世人不同的評價，而有感慨：⁵⁴

海桑生元季，入明而戀戀有故國之思。其時無種族之見，故元季忠節之士踵出，而危素雖得盛名，猶不爲清議所齒，公論褒誅，其嚴矣哉！

如何原樣、原裝保存原書，可使後世子孫得見舊影，不僅是圖書管理者或負責修裱維護者所應注意，亦是目前大力推行數位化典藏必修課程。鄧氏對此曾有如下見解：⁵⁵

成化本《趙清獻公文集》兩冊，明時原裝，書籤亦原黏冊上不損，開函相對，古香盎然，即書衣片紙亦三百年物，余乃濡墨書之，不自知其暴殄也。前有成化閻鐸序、至治蒙古晉人僧家奴鈞元卿序、景定陳仁玉序。陸氏書目記曾著錄，書不多見，而原裝未改者尤少，後有覽者，勿徒矜爲黑口善本，遽加裝池，使人有焚琴之感也。

得書的因緣故事，有如《羣玉》、《碧雲》與《披沙》三集的獲書佳話，亦有鄧氏僱鈔者傳鈔而得的，如：

宣統紀元（1909）余官瀋陽，十一月入京師述職歸。歲暮無事，時文溯閣《四庫全書》尚存盛京，因假出傳鈔，凡得數種，寫官十數人，費緡四五百，亦一時盛況也。⁵⁶

題記除載古籍行款外，亦述及版本特點說明，如：

此本每葉皆有耳紀篇名、卷、葉，凡書有耳者，多屬宋刊，惟中統本《史記》亦有之，然在南宋時，本不可以元刻論也。⁵⁷

⁵⁴ 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編號 D059。

⁵⁵ 同上書，編號 D022。

⁵⁶ 同上書，編號 D027。

⁵⁷ 同上書，編號 C001。

靛印乃初刻成時樣本，與近時紅印本同。自明以後用靛者少，邇來吾國顏料日寡，皆取舶來品，喜其鮮麗，而入水則濡，以之染絲漬帛且不可用，況印書耶？此嘉靖乙未（十四年，1535）台州刊本，為百靖齋頭一特色。⁵⁸

鄧氏手書題跋內容的多樣，觸發閱者對原書的感動及對古籍版本的認識，更能欣賞其書法筆跡。鄧氏題跋署款有：述、邦述、鄧邦述、正闇、正闇居士、正闇學人、正闇鄧邦述、百靖齋、披玉雲齋、羣碧、羣碧樓、羣碧翁、羣碧主人、羣碧居士、羣碧道人、羣碧樓主人等；鈐印則有：邦述、鄧邦述印、鄧押、鄧孝先、正菴校鈔、正齋、正闇、正闇居士、正闇所得、正闇經眼、正闇審定、正闇學人、三李齋、百靖齋、披玉雲齋、從吾所好、羣碧樓、羣碧翁、羣碧居士、羣碧校讀、羣碧樓印、羣碧樓藏、羣碧樓主人、萬竹園丁、寒瘦山房等，在傳圖典藏的端方舊藏，鄧氏題跋尚鈐有鄧七、雙漚、雙漚無恙等印記。除署款鈐印外，羣碧舊藏藏書印尚可見：正闇鄧七、正闇手校、正闇收藏、正闇校錄、正闇秘笈、漚隱、雙漚居士六十歲前收藏圖籍、羣碧廬、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嘉靖刻本、精鈔校本、傳鈔本、鈔本、批本等印記。

七、結語

鄧邦述為近代藏書大家，關於古籍之命運，鄧氏曾言有三懼：⁵⁹

- （一）新學大昌，典籍漸廢，祕書舊本不惟讀者日稀，且恐知者復罕，不為表章則秦火雖熄，仍同滅亡。
- （二）中學西漸，歐美之人雖不辨之，無而獨喜蒐討，珣宋遺籍轉入東瀛，燉煌墜簡復非吾有，後之學者欲抱殘守闕，亦云難矣。
- （三）家本寒素，世襲清德，雖為民牧，時念山林。然而買山無資，樓如虛構，謬臺累築，貧無所歸。昔者借債以買書，今且將鬻書以償債，及身而散，恐遂不逮子孫。

首二懼在憂文化之傳承，另一懼則有切身之痛，從前借債買書的豪情，終得面對生計的無奈，賣書償債。唯可幸者，雖及身而散，未淪為劫灰，未落入海客豪家，再者，進入公藏，不憂散佚，永獲保存，則無湮滅之患。

⁵⁸ 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編號 C007。

⁵⁹ 鄧邦述，〈舊敘〉，《羣碧樓善本書錄》，頁 1。

藏書者普遍關切的是如何「子孫永保」或傳諸久遠。然而紙製典籍，保存維護原本就極不容易，加以各種天災人禍，保存更加困難。書籍的存廢，攸關文化的演進、民族的興衰，更是文明的象徵。個人力量終究有限，「化私為公」進入公藏，可得永世經營。鄧氏羣碧舊藏既歸傳圖，而寒瘦山房舊藏亦大部分為國家圖書館所收藏，將可永世弗替，並嘉惠學林。幸其非流出海外，堪慰鄧氏「鬻書償債，及身而散」的遺憾。

後記：本文所附鄧邦述照片，得到劉釗、虞萬里二位教授幫助，謹此致謝。